杨浦记忆

一条记载纺织业兴衰的马路

■独木成林 文

在上海市区东部有一条著名的小河叫做杨树浦,杨树浦南北向,直通黄浦江。上海开埠不久,美租界当局就在杨树浦四周圈地,建立租界,开路建厂,使这些原来属于农村乡野的土地迅速城市化。

美租界较早修筑的一条马路就是从东大名路到杨树浦的马路——杨树浦路。1869年之后,中外厂商纷纷沿路建厂,其他纵向的、横向的马路也应运而生。其中一条贴着杨树浦西岸,呈曲线状的马路当时取名叫兰路,而沿东岸的曲线也有一条马路,当时取名西哑路。1943年,租界收回后,当时的政府全部将这些带有租界色彩的马路重新改名。兰路改名兰州路,黑龙路改名杭州路、光州路改名广州路……而与杭州路交叉的西哑路则改为西湖路。

西湖是杭州的"明珠",以自然的湖光山色闻名于世,是中外闻名的旅游胜地。将紧贴杨树浦河岸又与杭州路交叉的马路改名为西湖路,既符合上海多数马路以中国地名命名的原则,又与原来西哑路路名有某种历史文脉的延续,更与周边的扬州路、眉州路等马路名有一种地理渊源上的关联,还富有诗意和遐想。

不过,在以往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西湖路并不像杭州的西湖那样富有诗情画意,而是被烟雾弥漫和机声轰隆的纺织厂所占据。西湖路被分成南北两段。北段是上海第三十一棉纺厂的西厂区,南段则是上海第二十九棉纺织印染厂大门前的马路,西湖路140号。这两个纺织厂都是几千人的大厂,建于上世纪20年代前后,历史悠久,厂区宽阔,产品丰富,销售红火,曾经都是上海纺织业的支柱企业,也是见证杨树浦工业区形成的历史缩影。

城市建立之初,制造业等工厂总是建在离水最近的地方。就因为靠近黄浦江,濒临杨树浦,这些工厂都有得天独厚的交通运输和排污便利,因而创造了那个时代的产业辉煌和历史记忆。

但随着时光和历史的推移,特别是伴随着上海工业产业结构性的调整,不少昔日风光无限的企业开始日见式微,上海的纺织业首当其冲,因此杨浦区的不少纺织厂陷入关转停的历史结局,自然位于西湖路上的两个大纺织厂也不例外。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两个纺织厂整体迁移到别处,大部分工人下岗,原厂区兴建房地产。于是原上棉三十一厂区变成了"长阳新苑"商品房住宅小区,自此北段的西湖路彻底湮灭在商品房的大潮中,成为小区的一部分。而原上锦二十九厂的厂区则成为以"广杭苑"命名的小区,取广州路和杭州路交界区域之意,西湖路则成为小区的一个边门通道,从这里可以直达广州路和兰州路。

"广杭苑"是一个多层和小高层交错的住宅区,整个小区正好位于杨树浦自然形成的一个弯道口,形似一个天然的半岛,东西两条完整的景观主轴,把河岸、草坪、广场、绿树、亭台楼阁,连成一脉,水天一色。特别是几顶由钢模撑起的巨大遮阳伞,远远看去像云、像帆、像船……掩映在绿树丛中,真使人有置身于杭州西湖边的恍惚感。

也许只有到了今天,西湖路才仿佛与它的命名相称,但可惜的是,"西湖路"这个路名几乎就要湮灭了,这里已经没有路牌了,只是在有的地图上,西湖路还有一段"显示"。

潮起潮落,路灭路兴,一切都是一个城市变化发展的印痕。

古镇夜色 ■唐嘉鸥

海上风物

外白渡桥的记忆

■叶枫 文

上海的桥很多,最有名最有故事的,要数外白渡桥了。因为儿时一次突然的事故,外白渡桥给我的童年留下了深刻印象。

那年我七岁,上海还没解放。但是,上海乱哄哄的,弄堂里谣言满天飞。父亲做油漆工,阿姨(我一直这样叫她,因为在老家我有生母)在织袜厂做工,连我一家三口,勉强度日。

阿姨只比我大10岁,父亲是在麻将桌上认识她的。他俩如胶似漆。她父母坚决反对,将她锁在阁楼上,她从天窗逃出,偷偷在南市租房与父亲同居。她父母与她断绝来往。后来,苏北战事吃紧,祖父为保长孙安全,派人用小船将我送到父亲身边。令所有人吃惊的是,为了不离开父亲,她竟然愿意接收我。到了第二年,她说动她的表姐做她父母的工作,并说她已怀孕,要求这一年中秋节回娘家赔罪。

阿姨的表姐说服了她的父母。于是,阿姨备了厚礼,包括两盒杏花楼月饼,一只金华火腿,带着父亲和我回娘家。她说,原本可坐8路有轨电车或17路公交车到虹口公平路或唐山路下车。但为了有派头,更隆重些,便决定叫一辆三轮车。我很兴奋,第一次坐三轮车。车上要放礼品,还要坐三个人确实有点挤,好在阿姨苗条娇小,我人也精瘦,站在他们身后,占地方不多。两摞礼品放在脚头,父亲和阿姨全力看护。

三轮车夫是个一身肌肉的壮汉,没有多长时间,就从中华路踏到了黄浦滩(当时,中山东一路叫黄浦滩,中山东二路叫法兰西路)。到了白渡桥头,乘客要下车,三轮车夫踏不上陡坡,桥过不去。但,这时会有衣衫褴褛的十多岁小孩,拥上来争着帮你推车,乘客可以不下车,到了桥上给孩子们一点零钱。几个孩子在车厢后齐发力,一口气将我们坐的三轮车推到桥上。阿姨这天心情好,给了孩子们两角钱。尽管当时三轮车夫右手压着刹车,但下坡速度还是非常快,我兴奋极了,在车上手舞足蹈!乐极生悲。到现在,我也没弄清,我是怎么从三轮车上摔下来、车轮又怎么从我腿上压过去的。总之,我右腿骨折了!

不知父亲和阿姨听了哪位土郎中的话,竟然没有到医院上夹板,而是用厕所的尿垢敷在我红肿的小腿上,再用干净白布紧紧包上。为了省钱,他们不怕臭气熏人。幸运的是,三个月后,我的腿伤好了。我的骨折,究竟是尿垢治愈的,还是自然愈合的,一直是个迷。

我的父亲、阿姨,还有解放后与父亲离了婚的生母,早就去世了,但是每年中秋节吃月饼,我都会想到外白渡桥,想到父亲和阿姨给虹口外公外婆送月饼为私奔赔罪的故事,似乎闻到我治疗骨折时尿垢的恶臭,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世相百态

轧螺蛳的男人

■邱伟坚 文

这是条大杨浦区域里的寻常小马路,傍着一家室内小菜场,沿街鳞次栉比数十家小店铺,经营着百姓衣食住行所需的商品,天天下班路过倒没留下什么印象,只是对菜场门口拐角处一个轧螺蛳的男子留有印象。他约莫四十开外,埋头在一堆蛇皮袋发泡箱边上,操着一把老虎钳,正一个一个轧着螺蛳,轧个三五斤倒也罢了,而他是年复一年,天天端坐此地,但他似乎很有股定力,不慌不忙操练着手上的活计,在枯燥的嘎吱嘎吱声中,一袋袋螺蛳化作一筐筐加工好的成品,陆陆续续有人到他这里提货,直至暮色降临才收摊。

他做的是菜市场里水产老板和小饭店大排档摊主代加工的活,就是将螺蛳尾巴一个个轧去,以方便食客们享用。上海人过去是只吃明前螺蛳的,不知何时起一改习俗,"老酒咪咪螺蛳吮吮"成了街头排挡的常态风景,于是轧螺蛳也成为他的常年活计,尤其是节假日,他的身影一早就会出现。这活计绝对单调乏味,不像其他摊贩,可以亮嗓吆喝几声,在讨价还价装袋收钱中打发无聊;或拖把躺椅泡壶茶水坐守摊铺,忙里偷闲与过往熟客搭讪几句。而他不闻不问周边市声的喧闹,手眼并用,聚精会神兀自忙活。最无奈的是暑雨天气,墙角落蚊子多,他穿双高筒雨鞋披件卡其布工作衣抵御蚊虫,知道他沉默寡言,但走过路过的我还想和他聊聊,他说习惯了,就这样过来了。我说口音咱们还是老乡,他终于停下手来,抬头反问道:"兄弟你是哪年出来的?"我说是1972年上你们那里去的,他说我知道了,你是下放知青……轧螺蛳的男人,似乎是微不足道的角色,又有着拾遗补缺的作用。

意犹未尽

沐浴在自然的光影里

■杨卫民 文

我从学校行政职能部门办事出来,一身轻松。不是源于与有关处室交流的愉悦,而是因为重新回到阳光里。

我到办公室坐下,座位邻近窗户,阳光穿过玻璃不轻纱,洒到桌面上,又弥漫在办公室,一进门,就让人感觉到大自然在涂抹着生活的基调。不用再打开电灯了吧,光线已经很丰满了,加上院子里树影婆娑,自然的光线好似调皮般与你游戏,由是,静谧的屋子里,光影的博览会不时奏出丝丝琴弦,画出片片斑驳。

今年的秋日,沪上天气晴好居多,每每与同学们在课堂交流,总要流露出对自然的喜爱。上《古文观止》课时,"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句子自然就脱口而出了。即使古文略显生涩,但是只要你充满热爱自然之情,那么学起来也未必费劲,甚至可能沉浸在这诗意的栖居地里。不信你拿一本古文书,坐在校园的某一地,认真读上几篇——带有出世的自然美文当然更好,相信好多烦恼和忧愁,可能会很快烟消云散。和风煦日之时,我总是希望他们出去,参观诸多带有纪念意义的景点,写下自己的真实感受。逝者如斯夫!大好风光,如文不成,何伸雅怀?同学们本就是阳光的,如果把自己的心情和自然、历史相结合,将自然的光线洒到学校和生活中去,那该是多么的健康和明媚!老师也会为此青春的激情感染,工作更有信心和动力。

我也要主动寻找自然的光影,与之早早约会、谈心。我住在上海理工大学国家科技园区里,外面邻近过江隧道和军工路,车来车往、尘土飞扬不少,似乎让人感到一些不爽。但是,当自己今日早睡、明天早起,在园区里散步或跑上几圈后,沐浴在自然的光影里,那种"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的老感觉又回来了。

人生智慧

科学预见的力量

■冯诗齐 文

最近几天,接二连三被最新的科技成果所鼓舞。先是参观了安亭的汽车博物馆,馆中有一档影视节目,是展望2050年上海的交通,那纵横交织的高架、轻轨,个性化的自动汽车,以及随时随地可获取和利用的实时视频通讯,让观众眼花缭乱;前段时间报纸上又是2014工博会的报道,智能机器人、智能型路灯、智能型无人机……这些近在眼前、触手可及的新玩意,已经从科幻电影中走出。

这让我想起了我们小时候看过的一本书。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著名科学家李四光、华罗庚、茅以升等撰文合写了一本名叫《科学家谈21世纪》的书。书中对21世纪科学发展对人民生活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和带来的重大变化做了极具前瞻性的预言。今天,我们已经跨入了21世纪,回过头来看看,许多当年的预言不同程度已经实现,比如无线远程通讯、录像、POS收银机、太空旅行等。虽然有些东西当年的人们没有、也无法预见到,比如互联网技术,克隆技术和转基因技术。不管怎么说,就前面所举的有限例子看,说明科学家的预见是有充分依据的,决不是信口开河。

希望明天会更美好。

文苑投稿电子信箱:
zfk@yptimes.cn,欢迎投稿

本报地址:上海市江浦路667号 电话:25033859或25033860 传真:65891335 邮编:200082 本报电脑部电脑照排 浦东彩虹印刷厂印刷